

Gu Ma · Zhong Yu Wei Y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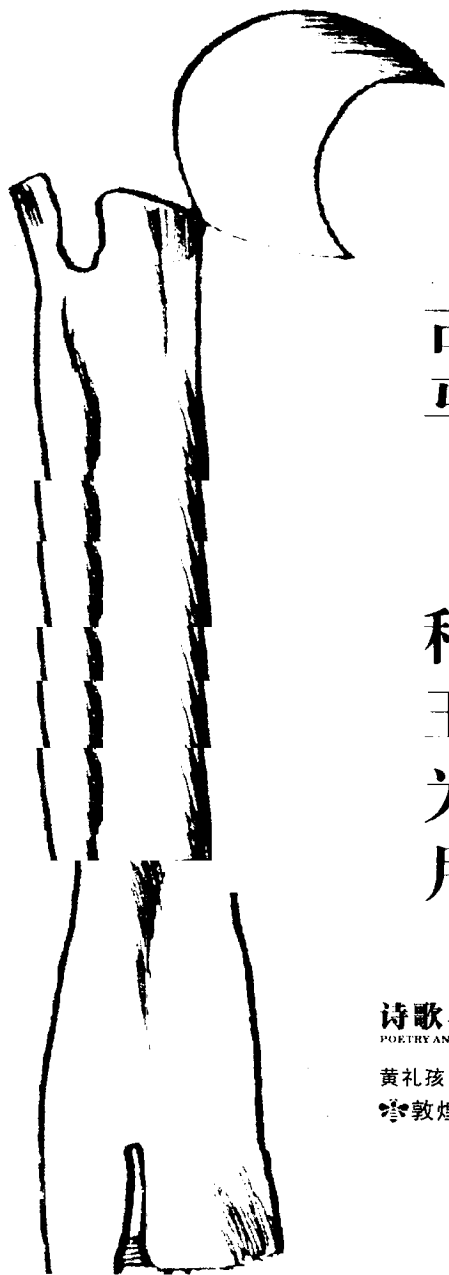
古马： 种玉为月



黄礼孩
主编

诗歌与人 特刊
POETRY AND PEOPLE

✻ 敦煌文艺出版社



古马 —— 种玉为月

诗歌与人 特刊
POETRY AND PEOPLE

黄礼孩 主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马:种玉为月 / 黄礼孩主编.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80587-969-7

I. 古… II. 黄… III. 古马—诗歌—文学评论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0190 号

古马:种玉为月

作 者 黄礼孩 主编

责任编辑 贾海燕

封面设计 礼孩书装坊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80587-969-7

定 价 26.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诗人古马】

穿越诗歌，诗人在世上

。黄礼孩

古马是为诗歌秘密存在的诗人。他“红灯照墨”式的诗歌在群雄并起的西部自成一体。他的诗歌就像一枚金色的勋章，被佩戴在西部的胸前，而给这一枚勋章渡上金色的是他对西部神奇的向往和热爱。优秀的诗歌背后总是有爱和美的存在。是爱和美的元素给了他再造的天赋，他用诗歌创造了一个心灵上的西部。沿着他的诗歌地理，穿越他高迈、澄明、温婉、苍凉、顿悟的诗歌文本，我们看见诗人行走在世上。

喜欢古马先生的诗歌多时，却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次有机会学习诸位诗评家、诗人给古马先生写的评论，对他的诗歌有了新的感知。这种新的认识，得益于文学的阐释。文学阐释是一个文学常识，一针见血、独到的阐释是让思想行动起来的方法，对于诗歌而言则是打开翅膀的飞翔。从他者的智慧和经验出发，去观察诗歌，让我们真正认识到诗歌本身和诗人自己。在这本《古马：种玉为月》里，诗评家、诗人对古马的解读将让我们看到一个乘风跃起的古马。

梅绍静认为古马诗歌的魅力需要反复阅读，要反复打量词语的永隽性，比如马蹄、积雪、白骨、云朵、月光、露水、牛羊、青草、孤独、疼痛等

词，这些词语像马匹的飞跃，又如昆虫一样安静，它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速度，当它变成歌谣式的诗歌时又有了节奏美。古马给它们换血，让一种新的生命力来到它们的身上。古马说：“我的诗应是强暴。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强行黏合，转化为我们生命中遥远而亲近的东西，拓展想象无限可能的空间。”古马在词的使用上，韩作荣先生也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古马所用的这些与古诗词相近的句式浅白，但十分生动传神。诗人的任务是展示语言，进而展示那个被隐喻的世界，古马在他的语言中发现一个属于他的世界，一个神化了的现实世界。

“罗布林卡只有一个僧人：秋风/罗布林卡只我一个俗人：秋风//用落叶交谈/一只觅食的灰鼠/像突然的楔子打进谈话之间/寂静，没有空隙”（《罗布林卡的落叶》）。马步升从古马的诗歌里看到：古马呈现出的诗歌景观是碎片、断语、残缺的意义和欲言又止的节制，到了后来，这种倾向变成了一种预谋、一种自觉、一种处心积虑的意义分解。沿着批评家的导读，我看到了古马在他的诗歌里把历史与传统，现实与幻觉，情感与理智，景物与回忆错综重叠，创造出了诗歌中时而谦逊，时而淳朴，时而硬朗，时而苍茫，时而高远，时而柔软的深度。燎原先生很有见地地说出古马的诗歌是对之前西部诗歌大潮下诗人们未及的层面进行挖掘。“古马倾向于塞菲里斯所说的‘向着石头沉湎’的写作方式，却又追求埃利蒂斯所说的‘光明的对称’。”诗人沈苇把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的诗歌风格综合到古马的身上。沈苇也是西部的一位重要诗人，他以自己的经验说出了古马，说出古马的诗歌形态。正是古马内心光明的追求，使他的诗歌省去了黑暗和晦涩，读者也因之减少了阅读所造成的压力和紧张。评论家沈奇则认为古马的诗歌是“柔肠寸断式的眷恋和寻寻觅觅的歌吟，一种亲近又疏离的客态抒情”。评论家耿占春通过细读古马的诗歌得出这样的观点：“被现代社会所忽略的事物与感受，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古马的诗歌中获得了幸运的存在。他的诗歌保持着象征，也透露出从象征转向寓言的精神过程，同时他正在把某种话语共同体的想象力引入个人的修辞学。”多位诗评家、诗人细致的分析就像多种声音之间彼此呼

应，相互衍生，古马的诗歌因之被一次次打开。

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诗评家就有一百个古马。诗歌文本的细读就是目光的无限深入，而被不断阅读和书写的古马就这样异彩纷呈。李少君在天涯社区和诗生活网上举办了一场“古马作品虚拟研讨会”，引来众人的热评，一时仁者见山，智者见水，大家都在古马诗歌中找到他们喜欢的部分。程光炜先生说古马的诗有一种难以分析的空灵之感，他认为这样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是自然赋予作者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解读古马的诗歌需要运用心灵环绕大地飞翔的力量来逐字逐句去感悟。参加网络研讨会的还有很多诗评家和网民，他们所提供的众多观点也是开启古马诗歌的密码。

“千里寻夫/夜夜只闻蟋蟀叫/忽远忽近的蟋蟀声/是边陲人早该换了的旧鞋吗/足寒伤心/她挽着小小蓝色的包袱/一团磷火/妻子模样”（《向西》）。在一些幽静的夜晚阅读古马情感浸透的诗歌，仿佛他就是那个提着灯回家的人。梁小斌认为古马的所有诗歌都有红灯朗照的气象和土生土长的民族根性。是的，古马的诗歌被一种古典情怀、一种现代气息、一种文化记忆、一种美学观念朗照着。一个诗人的作品被人品出的不仅仅是色、香、味，还有别的，那么这个诗人作品的美感就在无限空间中弥漫着。张玉玲从古马的诗歌中读出了虚无禅境之美，它呈现出来的是以孤冷静默为底色的超验之美，虚实相生的中国画式的留白效果。超验其实就是神秘，留白就是留有想象空间。这确实是古马诗歌中的一个维度。在这本评论集中，古马的朋友人邻花了不少心血写出了《诗人的秘密花园：关于古马》，他几乎把古马说尽了。从他的观察角度来看，古马的诗歌还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他坚信中年之后的古马将会从一个优秀诗人上升为大诗人。古马拥有这样的天分和潜力。

阅读《古马：种玉为月》中众多诗评家和诗人的美文，我时常被打动。古马的诗歌进入他们的法眼，这中间必有古马的精神方式、人生观念与他们契合，他们才有了书写的欲望。一个出众的人被另一批出类拔萃的人在漫长的时光中阅读和解读，他需要储备多少能量啊！他需要具有什么样的诗格和人格魅力

啊！沈奇先生说“在种玉为器，待价而沽的时代，独有人种玉为月，渴望布清辉而耀千古”，这人就是古马先生。

一个诗人，当他的写作进行了一个时期，通过他者来评析自己的作品，指出优势和不足之处，这于一个诗人的发展有所裨益，对于一个诗人的重新出发无疑具有启动的力量。这之于读者是扫除阅读障碍的帮助，而之于诗坛来说，这个选本提供了个案和观察的方法。

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被阐释的文本要有能量，它首先要具备被研究的文学价值。毫无疑问，古马的诗歌具有多重空间，是一个宝藏，通过阐释和解读，他的诗歌获得了新的方向和质量。穿越这批解读诗歌的文本，我们看见一个清晰而独立的古马、一个赢得我们热爱的诗人正行走在世上。

这是一本诗评集，在众诗评家、诗人严谨、细致、认真的解读之后，我再去给古马说点什么已变得十分困难，也局促不安。好在我只是一个编者、一个提供平台的编者而已，真正重要的是古马的诗歌和对他诗歌进行阐释的作品。感谢诗评家和诗人们真诚的劳动，感谢敦煌文艺出版社提供的有益于诗歌发展的合作机会！我想，这是一个编者与诗人、诗评家的诗歌缘分，与出版社则是合作的缘分。这样的缘分是我所珍惜的。

目 录

用诗歌捍卫生命 / 马步升	001
向你推荐古马 / 梅绍静	012
追逐星光的羽毛 / 燎 原	014
西风古马 / 唐 欣	021
太阳落下：我来了 / 沈 苇	024
归来之路：古马对王维的回答 / 于贵锋	027
一块黑暗的红糖 / 于贵锋	030
对古马新作《古渡落日》的阅读 / 于贵锋	035
爱的诵经者：古马 / 于贵锋	051
我读古马 / 宋子刚	055
执意的找回 / 沈 奇	063
从想象的共同体到个人的修辞学 / 耿占春	070
古马作品虚拟研讨会 / 李少君	077
“红灯照墨”好！ / 梁小斌	092
论古马诗歌的虚无禅境之美 / 张玉玲	094
论古马诗歌的美学特征 / 张玉玲	110
“前现代”的古马 / 李建荣	129
苍茫之境的意味 / 王若冰	133
断章取句读古马 / 胡 澄	137
孤独的探求者 / 韩作荣	143

古马印象 / 邵振国	148
在雪与镜中的造影 / 晓 静	152
精致·饱满·温暖 / 汪晓军	159
神灵与心灵 / 苗变丽	161
古马论 / 苗变丽	167
在雪乡中淘洗的沉暗与光芒 / 霍俊明	176
种玉为月的诗人 / 沈 奇	183
诗人的秘密花园：关于古马 / 人 邻	188

附录一：

瞬间之门 / 古 马	223
美和爱，我们生活的真正意义 / 于贵铎 古马	233

录附二：

古马创作年表	240
--------	-----

用诗歌捍卫生命

○马步升

在诗坛，古马也许会是一个例外：他几乎没有经历过众多诗人都必须经历过的青春期写作阶段。当然，谁都知道，这里的青春期写作是一个与中年写作或知识分子写作相区别的诗歌概念。它不是指年龄或时间，而是指诗人的写作态度，或进入诗歌时的心灵状态。

对于“青春”的定义，如果我们不准备深文周纳，做一种不说倒还明白越说越糊涂的无效劳动的话，那么，它的最简明的定义应该是：“只有一次，不再回来。”而中年写作或知识分子写作，从其表征来看，其含义也许更接近罗兰·巴尔特所说的秋天写作状态，即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事物之间，在深信与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按照欧阳江河的理解这两个概念便是，青年时代我们面对的是“有或无”这个本体论的问题，我爱是因为我们从未爱过，我们所思想、所信仰和所追求的无一不是从未有过的。但中年所面对的问题已换成了“多或少”、“轻或重”这样的表示量和程度的问题，因为只有被限量的事物和

时间才真正属于个人、属于生活和言词，才有可能被重复。而重复，它表明中年写作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被细读的。它强调差异，它使细节最终得以从整体关系中独立出来获得别的意义，获得真相，获得震撼人心的力量，归根到底便是布罗茨基的断语：

“让部分说话。”

在对几个下面要用到的概念的基本含义做了必要的界定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观照古马的诗歌创作历程便会发现，他还在尝试着以诗的形式表现自己的生活 and 心灵时，呈现出的诗歌景观便是碎片、断语、残缺的意义和欲言又止的节制。到了后来，这种倾向变成了一种预谋、一种自觉、一种处心积虑的意义分解。所不同的是，在前期，是将具有整体性能的意义进行有预谋的摧毁和颠覆，从而将整体淹没在部分之中；在后期，摧毁和颠覆整体的力度更大，当败鳞残甲满天飞时，我们却会发现，诗人内心的根本指向，却是使被分解的意义实现整合，使重新生成的意义以一种复原态作为存在形式。因了古马诗歌给我们呈现的形态有诸如此类的差异，也为我们分解他的诗歌提供了合法性理由。

A 胭脂牛角——借以说话的部分

根据古马为诗坛提供的个人资讯记录来看，早在1986年，他还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即已发表诗歌，且有诗作获奖，但我们至今无法证实他最初的诗歌冲动和实践究竟是何种情形。以文本的形式标志着他的诗歌肇始的作品是一首被命名为《同情》的诗：“在我的背后/你不停地咳嗽/可我无法给你再加一件衣裳/地面上一定又冷又潮//道路坎坷/让你起伏难平/你深身都是伤痕呀/我想抱起你/可谁又能够抱起/地上的影子”。诗尾注明写作时间为1989年11月。

诗人想表现什么？是一桩爱情的失落吗？是某种信念的破灭吗？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吗？每种成分都有，但每种成分都只是其中的一种成分。也许正像诗人阳飏对《胭脂牛角》这本

诗集所做评价：“胭脂牛角——你巫士一样地打量世界，孩童一样地解释世界，你在盐上更撒一把雪，你用泥捏出一些什么形状，而后又快乐或痛苦地破坏它，并且喃喃自语地说：这是建设；或者：你用诗歌的手指轻轻解开衣服的纽扣，解开一层皮肤一层肉，然后说，诗在这儿。”

从“这是建设”到“诗在这儿”，阳飏试图在给我们指出一条进入古马诗歌世界的通道，然而，我们发现，一个具有个性的诗歌世界是拒绝他人进入的具有封闭功能的体系，构筑这道围墙的恰恰不是什么结构宏大的整体材料，而是磊磊如石的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一只牛角，一只牛角就是一种指向，一种生成过程，一种意义的实现方式。而一只只牛角便是“这是建设”的部分，其导致的后果又是“诗在这儿”的具体方位。

从这个信念出发，我们便有理由指认，还在青春骚动期的古马，在准备将自身献给诗歌时，便克服了身上的种种青春期症状，一跃而进入了秋天写作状态。也许这并非自觉行为，但却是可供捕捉的现实表现。艺术的年龄向来与物理时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它取决于主体的心理构成元素，甚至与主体和智慧无关。当我们看见儿童绘出成人无可企及的画面时，当我们面对弱智画家萨凡和山下清美的堪称杰出的画作时，便会猛然惊觉，这里拒绝智慧充当唯一的裁决者，主体的心灵状态此时跃升为艺术的主人。与此相配合的是，当我们以一个解读者的身份闯进这些个性特征明显的艺术殿堂时，便有必要把通过受影响而堆积起来的智慧暂时搁置门外，寻找与主体心灵状态相契合的接受状态。古马在《对歌》中写道：“一树枝杈指示四面八方的路/我更像一只蜜蜂/接受冥冥中的引领/我血液中嗡嗡的声音/要重新发现它甜蜜的家”。这是他的写作态度，也应该是我们的解读态度。

一种生活的表征，同时可以赋予多种甚至无限的意义。比如，同样是生，既可以表示一个生命诞生的欢欣，也可以表示其从此要面对种种不幸的悲苦，还可以表示一个亡者以后一种形式的复归。人类之所以要创造一种叫“诗”的语言方式，绝不仅仅是要将生活的表征转化为与此对等的意义表述，恰恰相

反，是为了拉开两者的距离，给单调、平面和确定的表征，赋予多重、立体和含混的意义，使人躲进虚拟的世界里获得暂时的喘息之机，借以消解真实世界给人造成的紧张感。特拉克尔就是一位对诗的清醒者，他既把自己的诗看做是“该诅咒的时代影像”，又把它看做是这个罪恶世界的“某种不尽完善的补偿”。因此，在他的诗中，主客观完全融为一体，诗中的主题不再是原来意义的主体和客体，外在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它的各种互不关联的现象成了描写内心分裂的手段，现实的堕落化为内心活动，而内心的悲痛和惊恐又投射到外在的事物上面。其实，诗是以私人话语表现公共心灵现状的最有效的媒介，它在刻意强调自己的时候，指向的却是大家；它在强烈排斥异己的时候，最强烈的愿望却是召唤群体的加入。古马的《柴》传达的便是这样的信息：

谁的山上有柴
谁肯让我上山去砍

而不知名的樵夫
已经背着落日
背着大红的颜色
下山了

望尘莫及
晚风刮走我的血肉
我行銷骨立
立一排干柴

诗中的“谁”，是诗人召唤的有山有柴的大家，是他渴望获得帮助的对象，更是诗人的另一个自己。古马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完成了自发的诗歌初步，他的第一本诗集命名为《胭脂牛角》，胭脂是颜色、是态度、是赖以存在的底色，而牛角则是形状，是实现关怀的手段、是用以颠覆原有诗歌秩序的凭借物。

它既可以当做号角，鼓动、呼唤、哀叹、激扬，也可当做武器，刺穿、搏击、摧毁，以破为手段，以立为目的，它的功能是双重的，其影射的意义也是双重的。

B 结绳记事——为世界生育的激情

不知缘于何事，世界的符号化过程已宣告完成。可以说，这一过程自人类初蒙已开始了，所谓的文明进化，事实上无异于符号的统一化。符号化使纷繁多彩的世界逐渐变得整齐划一，而这一旷世工程还在加紧施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其本质在于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也纳入一个为尽可能多的人认可的游戏规则之中。然而，追求多样性，体现个性的存在价值，又是根源于人的内心的求异法则，这样一来，一者是统一法则的要求，一者是求异法则的反叛，看似完备的符号系统便会时时刻刻受到多种多样的挑战，为世界重新命名，消解原有的意义，滋生新的意义，首先为向来熟悉于标新立异的诗人所青睐。古马从诗情肇始，便以重新命名为己任，随着诗艺的逐渐成熟，这种野心越来越诉求于实际的诗歌行动。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这样表述过，读古马的诗，会使人油然想起《百年孤独》中的一句话：“繁殖吧，母牛，时光短促啊！”在这部伟大的小说中，随着主人公的这一声呐喊，牛犊像热带雨林地区的野草一样，一夜之间生满大地，它们的生长过程像洪水上涨那样，人不仅可以感受得到，而且能看得见。一对牛犊侣一夜之间可以生出无数头牛犊，牛犊们又在一夜之间可以生出更多的小牛犊，几天过后，大地布满了茁壮成长的牛群。这种匪夷所思的生命现象固然源于小说家的魔幻，可是，祛除魔光幻影，稍作思量，我们便会发现，这种生命现象却是某种生命图景的真实呈现。我们借以存身的这个世界，各种生产物早已充斥了大地的各个角落，连空旷了亿万斯年的天空也被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比如电波）的物质充塞，精神世界的澄明和空灵之境一去不复返，变得杂草丛生，花样迭出。与呼唤母牛迅速繁殖的小说家共有同样心态的古马也宣称道：

“世界，我要为你生育！”

两者呼喊的方式不一样，其源流旨归却如出一辙，这就是为现存的世界创造意义。从表面看来，这与世界的现状是相冲突的，世界为意义所压迫，所排挤，现在应着力消解意义，让世界重现光明才是正途，为何又要在意义上叠加意义呢？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以重建人类精神秩序为旨归的心灵工作者，内心的渴望是剔除心灵世界的日益芜杂，恢复澄明与空灵之境。当古马确定了自己的精神方向以后，他没有将自身随于“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泥淖中，而是带着感恩般的喜悦，遁身远古蛮荒之地，从意义空白之地搜罗清新的意义带回意义的漩涡，借以澄清原有意义的浑浊，生发出生机盎然的意义。他一趟趟地远赴新出土的远古遗址，去纯洁无瑕的雪山，去只有青草牛羊的草原。在那些地方，他实现了与一种古老精神的直观面对，在大地湾遗址，他写道：“结绳记事：石斧遇见青柴闪电插入小路//让我用一场大雨/爱你浑身美丽的血珠/走在路上的花椒树/让我还用同样的一场大雨/描述你流动着青春色彩的曲线”。“大雨”是消解的力量，可以荡涤大地上的原有，同时，“大雨”也是诞生的力量，它可以催化大地的生长。而消解和诞生的记录方式却同为古老的结绳记事。一根绳子是一部历史，是一组符号的有序串联，但绳结的陈述方式却是极端个人化的，它拒绝他人的解读。当结绳者为生命法则所征服时，一段内蕴充盈的历史记录便化为一部无解的天书。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根绳子便是一部完整的历史，每一颗绳结都表示着一种无限丰富的意义。意义无限多元，为多元的解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因此，在古马的笔下便有可能诞生这样意义错综的诗句：

罗布林卡只有一个僧人：秋风

罗布林卡只我一个俗人：秋风

用落叶交谈

一只觅食的灰鼠

像突然的楔子打进谈话之间
寂静，没有空隙

——《罗布林卡的落叶》

“秋风”、“落叶”都是自然景观，而此时，这两种物质都成为一种精神的载体，和实现意义对接的桥梁。所用的载体和桥梁本身是多义的，那么，其传达的意义便拥有了众多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征引一首特拉克尔写秋天的诗，即那首著名的《念珠赞美诗·给妹妹》：

秋天和黄昏是你的散步之处，
蓝色的鹿子；在树下歌唱，
孤独的黄昏之地。
鸟儿的飞行轻柔地鸣响，
你的额头的悲伤。
你的稀薄的笑容歌唱。

上帝扭曲了你的眼睑。
热情的孩子，
群星在夜里寻找你眉额的拱门。

有必要加以区别的是，特拉克尔本人生活放荡不羁，嗜好毒品，身心健康严重遭损，而且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个体备受压抑、主体丧失不存、个性毁灭的时代，双重扭曲使他觉得，现实世界充满了完全不可调和的邪恶，他便借着秋天本身所具有的象征力量，毫不掩饰地借景喻物抒发个人感情，诸如薄暮的降临、傍晚的忧郁和死亡的临近等等，表达个性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双重幻觉。而古马，在颠覆的恶意欣喜中，还有对未来的真诚期待：

落日
时间之砧上通红的铁